

“大连旅顺博物馆近日再次展出的“明谕琉球国王敕”引起各方关注。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旅顺博物馆原副馆长韩行方认为,这道敕谕揭示了琉球曾是中国藩属的重要史实,也为研究琉球历史和日本对其侵略史提供了重要印证。据韩行方考证,明王朝册封琉球共计15次,崇祯年间的册封是最后一次。清顺治十一年(1654),琉球国王尚质遣臣进京,送回“旧诏二道、敕谕一道、镀金银印一顆”,并请颁敕新印。由此,这道明崇祯年间发出的敕谕辗转归来。此后,清王朝基本沿用明制,继续对琉球的册封。

事实上,琉球与中国的联系不仅体现在政治上,更深深植根于日常生活——尤其是饮食文化之中。

以食为天

所谓“民以食为天”,在琉球人生活中,饮食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比较显著的领域之一。中国的饮食习俗通过册封琉球使团、入闽琉球进贡使团以及“闽人三十六姓”的移居与在华国子监的琉球留学生等途径传入琉球,并在琉球得到广泛传播,对琉球人的饮食习惯产生深远影响。

今天,在当地电视台对本地居民的调查中,紫薯被认为是最具有冲绳特色的食物。紫薯是甘薯的一种。这是一种原产美洲的作物,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经菲律宾传入中国福建。明代后期,已经融入中国饮食的甘薯又通过海路传到琉球。琉球官修书籍《球阳》多次出现琉球人引入番薯的记载。万历三十四年(1606),“总官野国将中华番薯种植于盆上而带来……十五年间,人皆知番薯以充饭食,广播于国”。至今冲绳人尚称甘薯为“唐芋”,表明其渊源。

甘薯广植于琉球,是琉球百姓的一大福音。琉球群岛属于东亚稻作文化圈,但作为岛国,琉球土地贫瘠,出产不丰,稻米种植面积和收获有限,一旦遇上台风、海啸等天灾就会暴发饥荒。但甘薯“不需天泽,不冀人工,能守困者也;不争肥壤,能守壤者也;无根而生,久不枯萎,能收气者也”“四时皆种,三熟为丰,四熟则为大丰”。虽说琉球的贵族认为番薯低贱,多食米麦,但作为“代五谷者”,甘薯还是迅速成为琉球普通民众的主要食粮,可谓功莫大焉。直到今日,红薯和紫薯仍因味美香甜作为各种果点的原料,成为冲绳县有名的特产之一。此外,琉球还有许多农作物直接来自中国。明代万历年间出使琉球的夏子阳就发现当地很多菜蔬,如“瓜、茄、姜、蒜、葱、韭、菰(萝卜)、芋;更有波菱、山药、冬瓜、薯、瓠之属”,都是从福建移植而来(“皆闽中种”)。而清乾隆年间出使琉球的周煌也记载:“荔枝、龙眼(二种皆自闽来,不甚繁植)。”

除“引进”食材外,琉球人的肉食习惯也与中土相类。众所周知,猪肉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传统日本料理中,猪肉的地位相当边缘化。尤其是近代以来,日本在自我叙述中常被称为“爱吃鱼的民族”,战后统计也确实显示日本整体水产消费长期处于世界前列。可谁知,当下冲绳县的鱼类消费量却在全日本近50个都道府县中不可思议地忝陪末座。而在培根和其他猪肉加工品的消费上,冲绳县则是全日本正数第一。

嗜好猪肉大概称得上“冲绳料理”具有自身特色的一个典型例子。在日本本土许多地区,长期以来对猪血与内脏的食用相对有限,而冲绳百姓则形成了“从头到脚”的利用方式,血、肠、耳、蹄都进入了家常菜谱。甚至会将猪血、内脏和白萝卜、海带、胡萝卜、大蒜一起做成类似“猪血旺”的美食。



“冲绳料理”之豚角煮、烤猪脚和冲绳荞麦面等。

中餐基因

不光是食材接近中国,琉球饮食的烹饪技法也与中国传统菜肴有很多相似之处。譬如,“冲绳料理”中深受受欢迎的一道菜叫“豚角煮”。它与中国的“东坡肉”很相似。就算是源自日本本土的“关东煮”,冲绳人也习惯添加猪蹄作为食材之一,连汤汁也是猪骨汤。

另一个例子则是面条。面条是中国发明的,不过很早就传入日本(“乌冬面”)。所以在“吃面”这件事上,乍一看冲绳似乎与日本本土没有什么区别。但细细察之,又能发现一些细微而重要的差异。冲绳也有一种常见的“冲绳荞麦面”,但其实这种面条并不使用荞麦,而是采用小麦面粉加工,而且它的做法也跟中国面条近似。中国面条在制作时加入了碱水(含有碳酸钾和碳酸钠呈碱性的天然苏打水),如此揉捏出来的面团,能使面粉中的蛋白质发生变化而增强黏性和弹性,口感更加舒适。“冲绳荞麦面”在制作中同样惯用某种树叶烧灰后做成碱水揉面,使之筋道滑润,就连其淡黄色泽也有点像兰州牛肉面(即拉面)。反观日本面条在制作时则不加碱水,口感全靠食盐,颜色因此显得很白。根据学者高良仓吉的研究,面条早在明代中期的1534年就出现在琉球官方文献里。而日本的正宗“荞麦面”传说要晚至100多年后才诞生——寄寓日本的明遗民朱舜水(1600–1682)教会了日本人在荞麦粉中掺上小麦粉,使其具有黏性和弹性。

此外,近世以来,日本本土料理在烹饪技法上相对强调煮物、清汤与凉拌,讲求水分与原味,在油脂与浓味运用上总体较为节制。这与中餐中广泛运用的爆炒、油炸与勾芡形成了鲜明对照。相比之下,冲绳料理一方面沿用这种“水料理”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在苦瓜杂炒等菜式中大量使用炒制技法,使其在东亚饮食谱系中呈现出一种折衷的面貌。

在日本最有名的“冲绳料理”就是冲绳杂炒,由蔬菜和豆腐等材料炒制而成,比如苦瓜杂炒。这道菜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餐的家常菜——炒苦瓜。这道菜具有清凉解毒的功效,在夏天很受欢迎,因此,到了琉球便成了当地特色菜,流传至今。而且与中国的方法相似,“苦瓜杂炒”在炒的时候也要加上鸡蛋。当地人还按自己饮食习惯,在苦瓜炒鸡蛋里加入豆腐和猪肉一起拌炒。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本土多不习惯吃山羊肉;而山羊料理却在冲绳被看作“药膳”,这无疑也可以追溯到中国“药食同源”的思想。

尽管距离1879年日本废除“琉球藩”改为“冲绳县”已经过去100多年,传承至今的“冲绳料理”仍旧能令中国人感到熟悉。反而对于日本本土而言,其饮食习惯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倒显出几分“异国情调”了。

文图 据国家人文历史

家猫何时传入中国？有新发现！

十二生肖里,没有猫。很多人说,是因为十二生肖诞生时,猫还没有传入中国。但是,家猫究竟是何时传入中国,中国人又是从何时开始“撸猫”?近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命科学联合中心罗述金课题组及团队在Cell Genomics发表论文,通过古DNA研究,终于理清了中国人的五千年“撸猫史”。

1. 家猫们的共同老家

家猫的故事,与农业文明几乎同步展开。约一万年前,近东地区的人类开始定居耕作。有了固定的家,便有了存粮,这吸引了大量鼠类,也吸引来野猫。野猫频繁出现在聚落附近,和人类逐渐形成了“共栖关系”,并最终被驯化。

全世界的家猫(Felis catus)都起源于近东和北非地区的非洲野猫(Felis lybica),经驯化后传播至全球。中国难道没有本土的猫吗?有的。但是荒漠猫、亚洲野猫等本土的野猫并没有参与中国家猫的驯化过程。青藏高原特有的荒漠猫与家猫间有着少量基因交流,但这些交流也只发生在当家猫到达高原之后受到的近期影响。因此,中国的家猫,与全世界的家猫拥有相同的祖先。

2. 豹猫? 家猫?

家猫何时传入中国?过去,学者们根据考古发现,曾提出两种假说:新石器时代起源说与汉代起源说。

支持新石器时代传入的证据来自距今约5400年的陕西泉护村遗址。遗址中的小型猫科动物碳氮稳定同位素值更接近家养动物,但后续几何形态学和线粒体DNA研究证实,这些个体属于豹猫(Pri-onailurus bengalensis),而非家猫(Felis catus),二者虽然形态相似,但并非同一物种。汉代起源的证据则包括长安城出土的疑似家猫尺骨、马王堆漆器上的猫形图像,以及文献中猫捕鼠的记载。然而,由于家猫与豹猫在形态上高度相似,加之古文献对“猫”与“豹猫”称谓模糊,相关遗存的分类一直悬而未决。豹猫在中国古代与人共栖历史有多长?家猫由非洲野猫驯化后,何时传入中国?走了怎样的路线?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3. 在唐代,成功上位!

2025年11月27日,北京大学罗述金课题组与合作团队在Cell Genomics发表古基因组学研究,从中国14个考古遗址出土的小型猫科动物骨骼样本中获得了全部22份样本的线粒体基因组和其中7份全基因组。这些样本从54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延续至距今约150年前,涵盖了中国已知大部分的古代猫类遗存,揭开了中国家猫起源之谜。分析结果令人震惊——除一份样品外,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时期到东汉末年的全部猫类遗存均为豹猫,而唐代及以后的样品则清一色为家猫。

目前已知最早的家猫出土于陕西靖边统万城遗址唐代遗存,距今约1200年。这与中国最古老的家猫图像几乎同时。由此可见,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人类与豹猫在东亚共栖至少3500年。但这一传统在汉代后突然终止,家猫在唐代前后才进入中国。豹猫为何从人居中消失?研究者的解释是:汉末至隋唐之间农业衰落,人口锐减,破坏了豹猫依赖的共栖环境。隋唐重归繁荣时,家猫传入,其生态位与豹猫相似,且经历长期驯化后,更适应人居环境,从而取代了豹猫的角色。《齐民要术》也记载,此时开始笼养家鸡,这为豹猫偷食家禽提供便利。它们很可能从此被视为“害兽”,而非《礼记·郊特牲》所述“迎猫为其食田鼠也”中受欢迎的“益兽”。

4. 它从丝路而来

本研究还揭示了家猫的传入路线。基因组分析发现,中国古代家猫与中亚、哈萨克斯坦的占肯特遗址家猫,以及近东黎凡特地区的非洲野猫和家猫具有紧密的遗传联系。这条从黎凡特出发,经中亚抵达东亚的遗传线索,正好与丝绸之路的走向吻合,家猫很可能是通过丝路贸易来到中国的。并且家猫自传入中国后,长期保持种群结构的稳定性,鲜有其他世家的家猫或野猫的遗传渐渗。基因组分析复原了唐朝统万城遗址出土的中国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家猫的外观——一只纯白或白斑狸花公猫,短毛长尾,且不携带现代家猫常见的遗传缺陷。这项研究改变了人们对中国家猫历史的认知,为理解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以及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新视角。过去认为家猫在汉代甚至更早就已传入中国,但本研究揭示,家猫直到唐代前后才经由丝绸之路抵达中国。

更重要的是,研究首次揭示了豹猫与古人长达3500年的共栖史。豹猫和非洲野猫这两种曾经走上与人共栖的路径的小型猫科动物,最终沿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路径走向了迥异的结局。非洲野猫最终驯化为家猫,成为世界上最受人欢迎的宠物。豹猫离开人居,回归山林,成为我们隐秘的野生动物邻居。

据新华社